

联 合 国



安 全 理 事 会

正 式 记 录

第 二 十 年

第一二五四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

纽 约

目 次

	页次
临时议程 (S/Agenda/1254).....	1
通过议程	1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534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6585)；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6791)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二百五十四次会议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九日星期二上午十时三十分在纽约举行

主席：F. 奥尔蒂斯·桑斯先生
(玻利维亚)。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玻利维亚、中国、法国、象牙海岸、约旦、马来西亚、荷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国、利坚合众国和乌拉圭。

临时议程(S/Agenda/1254)

1. 通过议程。
2.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85)；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791)。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关于葡管领土局势问题：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一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5347)；

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八日三十二个会员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585)

一九六五年十月十五日利比里亚、马达加斯加、塞拉利昂和突尼斯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6791)

1. 主席：根据先前的决定，我建议邀请葡萄牙、利比里亚、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和塞拉利昂等国代表参加安理会关于当前议题的审议，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阿尔贝托·佛朗哥·诺格拉先生(葡萄牙)、J. 鲁道夫·格兰姆斯先生(利比里亚)、蒙吉·斯陵先生(突尼斯)、路易斯·拉科托马拉拉先生(马达加斯加)和C.B. 罗杰斯-赖特先生(塞拉利昂)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现在请突尼斯代表发言。

3. 蒙吉·斯陵先生(突尼斯)：葡萄牙外长在昨天会议[第一二五三次会议]上的发言中就我国和其他非洲国家做了若干断言。对此我认为我有义务提出异议，以阐明事情的真象并使我们面前的问题恢复本来的面目。

4. 葡萄牙外长极力向安理会表明安哥拉、莫三鼻给和所谓的葡属几内亚是一片平静，而那些少数的动乱只是从外面渗透进去的恐怖分子制造的。为了支持他的论点，他引用了某些报纸上的文章。我们的同事和朋友象牙海岸的代表昨天已经指出其中一些文章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

5. 但葡萄牙外长却略而不引用其他更新一些的报道。也许他能允许我替他引用一篇基尔布拉肯勋爵的报道，来弥补这一疏忽。基尔布拉肯勋爵是著名的英国作家和新闻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英国舰队上的空军服役，职别是海军少校。这个报道刊登在一九六五年九月三十日的旗帜晚报上；一九六五

年十月一日和二日罗得西亚先驱报以及其他报纸也都刊登了。这就是说它发表在不到一个月之前。

“在十天的期间，我乘坐军用飞机、装甲卡车和装甲汽艇穿过马拉维湖沿岸的交战地带。那里葡萄牙军队正在与莫三鼻给解放阵线游击队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自从一年前发生最初的小冲突以来，这场残酷的、不光彩的战争的规模已逐渐扩大；最近几周，莫三鼻给解放阵线大大集结兵力后，尤其如此。

“今天，战区向内地伸延将近二十到四十英里，沿着几乎整个莫三鼻给的湖岸，从坦桑尼亚边界到马拉维边界都在战区之内。在被恐怖笼罩着的三千平方英里的土地上，葡萄牙的平民和军人现在都被围困在五个小的孤立的驻地里。它们是：梅坦古拉、马尼安巴、科布、奥利文萨和新科英布拉。我曾经访问了除奥利文萨以外的所有驻地。奥利文萨是由大约四十人驻守的被四面包围的前哨，供应依靠空投。”

6. 与葡萄牙外长的说法相反，安哥拉似乎也不是和平安宁的。根据一些报道，维拉奔巴地区在十月十三日突然遭到轰炸，结果四人炸死，数人受伤。十月十四日，这个村子第二次遭到轰炸后，据报道有十名妇女和十二名儿童被炸死。在基卡博地区，丹热村和卡希托村也在下列日期遭到了轰炸：丹热村，五月八日、六月六日、七月三十日、八月十七日、九月九日和二十八日；卡希托村，六月二日、七月八日和八月十四日。卡纳卡索拉和卡本甘马地区也遭到了类似的轰炸。这样的例子还多，我就不再一一列举了。

7. 我将仅仅补充最近发表的，而且我认为是非常有意义的两条小新闻。第一，十一月五日，也就是四天之前，法新社在里斯本发表了由葡萄牙国防部发言人所作的一项声明。该声明否认在达喀尔发表的报道，说那些报道是夸大的，是为宣传目的而发表的。葡萄牙国防部发言人声称：从七月初到十月末，葡萄牙在所谓的葡属几内亚的战斗中伤亡总共只有二十三人，没有飞机被击落，也没有军车被击毁。第二，在十一月六日，也就是三天之前，纽约时报报道说，数目可观的葡萄牙武装部队已开往非洲领地。

8. 所有这些事实，连同我在安理会第一二五〇次会议上第一次发言中所引用的萨拉查总理的声明，都充分地证明：战争状态存在于那些领土上。这是一场自一九六一年以来一直进行着的殖民战争，而且目前正在蔓延和扩大，并严重地威胁着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9. 葡萄牙外长在他的声明中企图表明他的政府一直是与联合国合作的，这种说法与我在安理会上发言中所说的相反。当我谈到葡萄牙拒绝与联合国合作的时候，我指的是它一贯地拒绝——我仍然坚持这种说法——就它管辖下的非洲领土问题与联合国合作。它拒绝执行大会或安全理事会的任何决议。更有甚者，它甚至拒绝考虑和执行安全理事会在以前的决议中要求它采取的任何一项人道主义的和政治的步骤。这样说的不止我一个人。秘书长在关于联合国工作的全年报告的引言中也这样说过，我愿再引用他的话：

“就葡萄牙管辖下的领土来说，葡萄牙没有改变其不服从联合国决议的立场，在履行这些决议方面也没有改变其拒绝同联合国进行合作的态度。”¹

10. 葡萄牙外长断然否认葡萄牙军队曾入侵塞内加尔，侵犯了该国的领土完整。然而，尽管我十分尊敬葡萄牙外长，我仍要指出，确实有过这种入侵。塞内加尔在相隔两年期间曾分别递交安理会两份对葡萄牙的控诉，控诉的内容就是这种入侵。安理会通过了两项决议〔第一七八（一九六三）号和第二〇四（一九六五）号决议〕。在最后一决议的执行部分第1段中这样写着：

“对葡萄牙武装部队任何入侵塞内加尔领土的行为深表遗憾。”

就我们这一方来说，因为对安全理事会十分尊重，所以我们确信当安理会在决议中对一个事实表示遗憾时，它对该事实的真实性是深信无疑的。

11. 葡萄牙外长在他的声明中断然否认在他的政府和南罗得西亚的伊恩·史密斯政府、南非的亨德里克·维沃尔德政府之间，有所谓勾结。这一勾结乃

¹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补编第14号，第8节。

是他们为了在非洲南部保护他们心目中的欧洲文明而采取的协同政策的开端。承蒙他的善意，他在声明中承认我曾在安理会上指出过这种勾结，也指出过所谓的“非神圣同盟”。看来，正是由于这点，才使他做了正式的、断然的否认。对这一否认我们这里欣然注意到了。

12. 然而，他必须允许我们保留关于这种勾结确实存在的疑虑。这些疑虑依据的报道是不能视为靠不住或有偏见的，因为它们来自里斯本，也来自非洲以外的地方。我指的是法国报纸世界报。该报于一九六五年九月十四日在“葡萄牙、南非和罗得西亚为了保卫白人统治似已达成协议”这样的标题下，发表了一条来自里斯本的新闻。我引用如下：

“据来自里斯本外交界的消息，葡萄牙、罗得西亚和南非已达成一项秘密协议，以保卫白人的非洲，即整个仍然处于欧洲人统治下的南部非洲大陆。

“这项协议，有关各方宁愿把它叫做‘谅解’，其目的在于组织起南非的联防来反对‘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的颠覆’。根据同样的消息来源，预料三个有关政府都将否认这个‘谅解’的存在。”

我愿提醒大家注意这个事实：葡萄牙外长在安理会上的声明中也确实否认了这一谅解。世界报继续说下去，让我引述如下：

“根据达成的协议，葡萄牙准备让它的两个盟国从它在非洲领地从事四年的游击战的经验中获得教益。我们显然应该参照这个协议来解释上星期四”——也就是九月十四日前——“南非国防部长吉姆·福煦在比勒陀利亚发表的声明：南非的武装力量将要受到巷战和游击战的训练。

“还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共同组织边界的联防，以期制止私贩武器和鼓动者的渗入。大家也记得罗得西亚最近想委派一名外交代表去里斯本，但是英国政府就此事向葡萄牙政府提出了正式抗议，指出只有联合王国政府才有资格在国外代表罗得西亚。”

13. 请原谅我引用了这些冗长的引文。但是关于这一点我愿再引用一下今天早晨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中的一段：

“尽管葡萄牙政府明显地同情罗得西亚的白人事业，但是，一旦罗得西亚宣布独立时，葡萄牙政府将采取什么行动，在这个问题上葡萄牙政府的官方态度是暧昧的……

“在共同抵抗强大的非洲民族主义压力过程中，葡萄牙、罗得西亚和南非已经在非洲大陆南部变成了一个象是‘白人统治集团’的联盟。

“葡萄牙政府感到，葡萄牙在非洲的命运——和它为维护安哥拉，莫三鼻给领地而反对民族主义的游击队能否成功——都同罗得西亚的结局有着密切的联系。”²

14. 我提供以上引文，是持通常应有的保留态度的，但是我认为这能很好地解释诺格拉先生昨天所做的否认，也能解释无论是在最近的第四委员会的辩论中，还是在大会就最近南罗得西亚的爆炸性形势召开的全体会议上，葡萄牙代表团所以对伊恩·史密斯政府都表现得并不冷淡的原因。这一反应也说明葡萄牙代表团——尽管我们完全相信葡萄牙并不赞成种族隔离政策——在大会或安全理事会关于种族隔离政策的辩论中，所以从未公开表示过不赞成维沃尔德政府政策的原因。

15. 如果在安全理事会或大会下次辩论南非种族隔离政策的问题时，葡萄牙代表团的立场能够使我全然否定以上的说法，我将感到高兴。

16. 为了讲求效率，同时也象我在最初的发言中指出的那样，我避免对民族自决的意义以及对这一概念的定义上的基本分歧做冗长的讨论。这种分歧导致了在秘书长赞助下的葡萄牙与非洲国家接触的失败。我认为在安理会一九六三年十二月〔第一〇七九次会议〕的辩论中，我在发言时早已相当详尽地谈论过这一问题。

17. 然而，葡萄牙外交部长却认为应当再一次提出这些接触，尤其是提到对民族自决权概念的解释。诺格拉先生在他的发言中说：

“我国代表团当时说，民族自决的含义是人

²发言人是英语引用这段话的。

民同意他们的政体，同意他们国家的结构和行政制度。”〔第一二五三次会议，第23段。〕

在我们看来，葡萄牙对民族自决的这一解释把这个概念的全部实质都抽掉了，因为事实上，它把人民的自由选择局限在同意、认可或某种接受的框框以内。

18. 照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所承认的那样，民族自决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的：人民面临有关其前途的多种选择时，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然而，葡萄牙的民族自决概念却是限制和预先决定——我强调“预先决定”这种词——它管辖下的人民的选择。

19. 实际上，倘若有关的人民拒绝表示同意或认可，葡萄牙政府并没有设计出来其他的选择或可能性。我强调“预先决定”这种词，因为葡萄牙外长谴责我们想预先决定实施民族自决权的结果。正象我刚才表明的那样，把民族自决的概念限制在唯一可能的选择上的恐怕正是葡萄牙吧，而且可以说它把这种选择死死局限在唯一可能的前途上，使人民没有机会自由地、和平地、无拘束地拒绝接受葡萄牙向他们提出的制度。

20. 为了具体说明我们心目中的限制性较小的、具有更广泛的真正自由选择的民族自决概念，主席先生，如承你允许，我想提一提即将在大会上辩论的一个问题，即科克群岛问题。

21. 虽然联合国在这个问题上的作用主要是进行核实和监督，而不是发号施令，我们还是欣然欢迎新西兰政府采取的行动，借以表示合作的诚意。不仅于此——我想这足以表明我们的立场是多么严肃和多么合乎逻辑——当问题在特别委员会³上讨论时，我们接受了有关人民所决定的最后选择，而这一回他们所选择的并不是独立。正如在特别委员会的辩论中清楚地看到的，对殖民地人民来说，最重要的是能够有几个可供选择的办法，而在其中选定最适合于他们利益的一个。

22. 我相信，一旦葡萄牙政府接受了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安全理事会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所规定的关于民族自决的确切、客观以及为国际

³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特别委员会。

所公认的定义，并允许它统治下的人民自由行使自决权，那么，任何人，甚至非洲的民族主义者也在内，都不会拒绝参加必要时为讨论实施自决权的方式而安排的会议或会谈。

23. 现在我要谈谈葡萄牙外交部长声明的第二个方面。诺格拉先生靠着某些报纸报道，企图说明安哥拉、莫三鼻给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的民族主义者进行的斗争——据他说，那是很有限的斗争——只不过是少数在国外武装起来并渗入那些领土的恐怖分子所进行的捣乱活动。关于这一点我愿简单而又明确地给他指出以下几点。

24. 第一点，无论在非洲、亚洲、欧洲或其他地方，都已公认并得到充分证明：任何由外国操纵的解放运动、骚动和暴力行动都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发起的机会，更不用说把它坚持下去并取得成功了，除非它符合有关人民的深切愿望，除非它得到国内的广泛的支持，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人民的积极参加。如果在非洲的葡管领土上的人民满足于自己的命运，如果他们自愿地、毫不勉强地同意统治着他们的政治制度，甚至是在葡萄牙政府对民族自决原则的奇特定义下的政治制度，那么在葡萄牙统治下的非洲领土上就不可能发生暴力行动和斗争，更不用说这些行动和斗争能从一九六一年起就一直持续下来，并且不断地得到扩大。

25. 第二点，我们坦率和诚实地对葡萄牙外交部长说，突尼斯同所有非洲独立的国家一起，没有也不会吝惜任何努力去支持和援助安哥拉、莫三鼻给和所谓葡属几内亚的兄弟们进行斗争，以恢复他们被践踏了的尊严、被剥夺了的自由和被破坏了的独立。

26. 如果这个问题能在和平、友谊和相互谅解的气氛中，在联合国宪章规定的公正和合理的原则基础上得以解决，我们一定会非常高兴。对联合国宪章，我们非洲人以及葡萄牙，都真心实意地表示支持，并且我们都遵照宪章第四条接受所规定的种种义务。

27. 但是所必须做到的就是：葡萄牙政府应该同我们一样，同意把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除葡萄牙之

外)都承认和接受的以及为安理会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所确定的那种民族自决原则运用到非洲领土上去。到那时,葡萄牙同安哥拉、莫三鼻给和所谓葡属几内亚人民之间的危险冲突的根本原因就会消失,而在重新友好的气氛中,同那些领土上的真正领导人谋求问题的和平解决就是可以商量的和容易办到的。

28. **拉马尼先生**(马来西亚):在安理会就塞内加尔对葡萄牙控诉的辩论期间,我在一九六五年五月十八日安理会[第一二一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曾请求葡萄牙要做到名副其实,无愧于一个对人类文明做出过重要贡献的国家的名望。我请求葡萄牙看一看危机迫在眉睫的预兆。这一预兆早已引起其他殖民国家的注意,因为这些国家早已依照时代的精神行事;而令人遗憾和关切的是,唯独葡萄牙自己不但拒绝去看那不祥之兆,反而坚持转过脸去,避而不看。

29. 在可敬的葡萄牙外交部长昨天对我们发表的声明——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是一个论证详尽的、克制的、冷静的声明——中,我没有再听到那种陈旧论点的描述,即葡萄牙根本没有殖民地,它是完整的、单一的民族,它具有在不可分割的主权下的统一的领土,因此联合国宪章第七十三条对它不适用。但是我不能确信,仅仅根据这一点事实我们就能够有权设想葡萄牙已经放弃了那个论点。

30. 不过,葡萄牙外长倒是简短地提到葡萄牙对民族自决原则的理解。这方面的问题仍然是重要的,因为大会和安理会曾经并仍然试图加在葡萄牙身上的那些义务,都直接来源于宪章第七十三条,也来源于自从著名的联大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关于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宣言的决议通过以来该七十三条所提供的解释。这一解释在安理会关于葡萄牙的各种决议中,一再得到肯定。我指的是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

31. 因此,我相当仔细地研究了葡萄牙共和国的政治宪章,以及安哥拉省和莫三鼻给省的政治与行政法规。

32. 甚至联合国宪章第十一章都没有具体指明“殖民地”或“殖民地领土”。它只提到非自治领土是由

会员国负责管理的领土,称那里的人民是尚未达到充分自治程度的人民。这一章的另一条即第七十四条,把“宗主地区”和第七十三条所提到的那种领土区别开来。

33. “殖民地”不是国际法里的一种术语,也不是一种具有特殊宪法内容的名词(在英国宪法中除外)。因此,第十一章回避了任何具体的词,而只是叙述了这种关系的实质,即对其他非自治领土负责的一个具有政府的宗主地区。非自治领土不一定要在海外,象某个高级权威巧称之为传统的咸水形式的殖民主义那样。但是几乎每个实例都表明殖民地指的是海外领土。正如一个著名作家所说:“照字面讲,殖民主义乃是实施外来的统治。说来相当不合逻辑,这个词的含义是外来的强国进行遥控,而一片汪洋大海把它和殖民地分开。从传统的观点看,这个词的含义是:一些民族受到另一个民族政府的政治上的统治。”

34. 因此,如果能够确定葡萄牙和它在非洲和亚洲的领土之间的关系的实质,那么你叫它殖民地也好,叫它海外领土或者海外省也好,一点都无关紧要。任何肯于检查一下我刚才提到的葡萄牙宪法文件的人,将毫不踌躇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在我们这次辩论中所涉及的领土,按一般通用的话来说,就是葡萄牙的殖民地性质的非自治领土。

35. 请允许我举例说明。在葡萄牙宪法第二部分第六章的标题中有“宗主国葡萄牙”这种词。第七章的标题是“海外葡萄牙”。第一三三条是非常能说明问题的。如承诸位允许,我愿读给大家听:

“在葡萄牙主权下发现的领土上完成殖民化的历史使命,在各该地居民中广布葡萄牙的文明福泽,同时,通过对东方施加恩泽来义不容辞地发挥葡萄牙道义上的感召力,乃是葡萄牙民族的天职。”

在这里你们看到“殖民化”这个可怕的词赤裸裸地、不知羞耻地冒出来了。

36. 第一三四条言明在第一条的第2到第5小段中所指的葡萄牙海外领土应通称为“省”,并规定“它们的政治行政组织在原则上应该与它们的地理位置以及社会标准相适应”。单单“省”这个词并不能在

事实上和实质上使海外领地变为宗主国葡萄牙的省份，即使按照宪法的措词，为了葡萄牙宪法的宗旨，这些海外领土构成葡萄牙国家的组成部分，正如第一三五条规定的那样。

37. 虽然关于宗主国部分的条款提到“公民选举人”，而第七章第三节的标题却是：“关于土著的特殊保证。”葡萄牙宪法的第一四一条是重要的，同样，请允许我念给你们听：

“通过在过渡阶段中的特殊措施，并遵照人道和主权的原则，以及依照本章各项条款及国际惯例，国家保证对居住于各省的土著实行保护和保卫。”

我提请诸位注意结尾的“国际惯例”这几个词。

38. 因此，当葡萄牙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时，它毫无疑问地承担了第七十三条的义务，正如它依照联合国宪章第一条和第二条无保留地接受了宪章的原则和宗旨一样。海外省份的组织法和一些政治、行政的法规毫无疑问地表明这些领土确实是被宗主国管理的非自治领土。恰恰是为了这些领土上人民的利益，联合国大会才通过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给这些领地上的人民提供和规定了大宪章，使他们谋取政治发展和走向独立。人们总喜欢对这个有历史意义的决议进行诋毁，并对决议通过后产生的特别委员会公开地或间接地进行指责，说它象一匹脱缰之马。我不打算占用大家的时间来检查这种指责。但是事实仍然是：许多非自治领土取得独立后使联合国扩大了，也使联合国的声音更加有力了。这些都是那个委员会努力的直接结果。

39. 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中的“宣言”是在八十九票对零票，九票弃权的情况下通过的。这件措辞强烈、屡遭反对的“宣言”的重要性在于这项基本声明：

“……不应认为自决权是一种在不明确的情况下，在将来某个时候才去实行的权力，而应认为它是在此时此地立即实行的合法权力。”⁴

⁴罗莎琳·希金斯：联合国的政治机构促进国际法的发展（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100页。

宣言没有公开申明：准备不足不应该是拒绝给予独立的理由。相反，它宣布说，这种不足不应该被利用为延缓独立的借口。况且，当时没有反对票，弃权票也为数甚少。因此，必须认为该项决议表达了联合国全体会员国的愿望和信念。

40. 但是人们常问：大会的这些决议仅有建议性，而缺乏强制性决议的制裁权，这种决议到底有什么价值呢？因此，谈一谈这个问题是值得的。

41. 宪章第十三条（一）规定大会有义务进行研究并提出建议，以期“促进政治上之国际合作，并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请注意，这里在一句话里一并提到了政治上的合作和国际法的发展。

42. 国际法院规约的第三十八条第1段，确定该法院在解决争端时，除运用应有各项法律外，还有应用“国际习惯”的义务，“作为通例之证明而经接受为法律者”。在国际法的几个来源中——上述法规在第三十八条中开列了四种来源——国际习惯是最灵活的，最易变的，因此，也是对国际社会不断变化的需要非常敏感的。国际习惯是根据各国的实践加以修改和获得发展的。它被称为最具有政治性的一种国际法形式，反映着大多数国家的一致意见。

43. 罗莎琳·希金斯在她的书中说：

“若干国家的集体行为，得到足够数目的国家的足够次数的重复和默许，最终就取得了法律资格。联合国的存在——尤其从一九五五年以来，联合国普遍接纳会员国的趋势加速了——为国家的实践提供了一个非常清晰、非常集中的焦点。”⁵

44. 这是对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的正确的法律上的了解。联合国通过该项决议开创了一个为许多国家所接受，而不为任何国家所反对的政治行为的楷模。其结果是：任何国家如果企图玩弄浪费时间的专门术语，借以推卸责任，或者，象我以前有一次说过的，效仿卡努特国王坐在政治大海的岸边，吩咐滚滚而来的波浪不要触及自己神圣的双脚，那已是为时太晚了。

⁵同上，第2页。

45. 关于这一点,回忆一下以下的事实是很有趣的:在昨天〔第一二五三次会议〕象牙海岸代表提到的那本书里,佛朗哥·诺格拉先生写了这样一段吐露真心的话:

“葡萄牙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了。根据当时通常的程序,秘书长当即函致葡萄牙政府,询问它是否管辖着任何属于宪章第七十三条规定范围内的领土。葡萄牙政府做了否定的答复。在给秘书长的第二个照会中,它声称葡萄牙对任何领土都不负有合乎宪章第七十三条的目的的责任。那就是葡萄牙政府所说的一切。一直到葡萄牙参加第一次大会之前,再没有照会来往,也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葡萄牙的答复是什么意思呢?在这短短三行的后面,到底有什么含义呢?含义至少是这个:葡萄牙政府表明葡萄牙的海外省份不需要各自的独立;它要求绝对的权能来解释和运用本国的法令;它不打算提供有关它的海外领地如何管理的情况;它不接受由国际社会实行批评责难的制度;最后,它拥护严格执行第七十三条的文字和精神,并拒绝接受后来演变出来的、由大会规定的以第七十三条为掩护而又违反第七十三条的法律和做法。”⁶

略去几段之后,我们读到:

“从震惊中恢复过来之后,联合国大会在有葡萄牙参加的第一次会议上发起了进攻。阅读一下第四委员会上的辩论记录就可以明白:反对葡萄牙论点的人们在确实能够发动进攻之前一直隐藏着他们的计划。但是当时机到来,他们提出的论点并不是完全新鲜的。他们遵循大会的反对殖民主义的总路线,他们按当时联合国法律和习惯所允许的最大限度行事。因为实际上截至当时为止,联合国通过的决议是足以对付英国、比利时、法国和其他国家的情况的。”——我请他们的同事们注意一下下面这句话说得多么津津有味——“因为这些国家自己投入了联合国的罗网,并让

他们的地位被逐渐削弱,所以大会以为没有必要再采取任何新的措施了。”⁷

这就是葡萄牙外交部长对宪章第七十三条的态度。

46. 假如象其他殖民国家那样,葡萄牙自愿承担义务——第七十三条并未强加任何义务——定期提供有关它的海外领土的情况,当然以不含偏见为好,那么就没有必要象葡萄牙外交部长昨天所看到的那样,为种种夸大、歪曲、报道失实、单纯重复以前的辩论而提出抗议了。

47. 那本书是在一九六二年之前写成的,当时安全理事会还没有通过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的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重要决议。任何人都有权问一问:葡萄牙对包围着它,牵引着它,并且随时可能把它吞没的历史潮流做出了什么反应呢?假使葡萄牙外交部长的态度能够多少表明葡萄牙的反应,那么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他表现得就更加毫无悔改之意了。

48. 安理会在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那个决定性的日子,通过了该项决议后,他简直信口开河起来了——我真想不出更恰当的词句——并用了这些精心选择的词句:

“关于安理会通过的决议,即便是经过修正的,我只愿请求:我在安理会上讲过话应该成为记录在案的事件,而为了一切实际应用的目的,现在我愿在此重申我的话。我再次讲,这个决议在道义上是错误的,而道义上错误的东西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正确。

“因此我国代表团不能修改或背离我们对这最令人厌恶的决议以及由它产生的一切事件所持的观点。我相信,塞拉利昂外长会因此而感到遗憾的。”〔第一〇四九次会议,第67和68段。〕

49. 从那天起到现在,两年多的时光已经过去。但就在昨天,他还不厌其烦地数落着在葡萄牙管辖下的领土上所取得的一系列成就;他还带着明显的对论战的兴致,将它们与非洲其他国家的成就做了对比。

50. 请允许我再补充几句。联合国中没有哪个

⁶佛朗哥·诺格拉:《联合国和葡萄牙》(伦敦,西奇威克和杰克逊出版社,一九六三年),第65和66页。

⁷同上,第67和68页。

会员国管理得如此糟糕，以致于不能指出其他一两个情况更坏的国家来。难道这就能证明葡萄牙的论点有理吗？如果象葡萄牙代表曾经并正在告诉我们的那样，所有这些领土都是葡萄牙这个完整的、政治上不可分割的统一国家的行政省，当真如此，那么想必就应该同葡萄牙本国及其社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相比较。这才是正确的途径。不过有关这类比较，我们却没有听到或看到任何材料。葡萄牙外长还给我们提供了他认为当今实况最合格的观察家的名单，同时向我们历数葡萄牙取得的光辉成就。

51. 诚然，人们也可能这样问：“这有什么不好？”后来成为钱多斯勋爵的卓越的英国政治家，还为葡萄牙外长的这部非凡的著作写了前言呢，其结尾两段如下：

“我同作者弗朗哥·诺格拉相识多年。虽然读者们不要认为我赞成他的全部结论，但是我希望这本书应被广泛地阅读。这书不是政府发行的刊物，而是由私人资助出版，并出自一位诚挚的对殖民事务有专门研究的学者的手笔。

“葡萄牙有权申辩，如果必须对她有所批评，那么这批评也应建立在知识和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于偏见之上。最重要的是，同葡萄牙有着六百多年的条约关系的英国，应该读一读和了解葡萄牙的论点。”⁸

我很不明白这话的逻辑性或针对性——六百年的友谊就应该使人蒙住双眼而不去正视眼前的现实吗？然而还是再来看看钱多斯勋爵的行文吧，就是人们可以称之为英国人所擅长的生动文章，他们能在充满冲突和紧张的形势上涂上一层光明的表面。

52. 这个世纪最初十年间有另一著名的英国政治家，他已将他的名字载入那一时代的政治史册。他曾明智地精炼地说：“好的管理永远代替不了自治。”我向葡萄牙外长推荐这句话。

53. 正如葡萄牙外长想使我们相信的那样，如果葡萄牙管理这些领土的唯一目的就是仁慈地令人赞叹地完成葡萄牙向居住在这些领土上的人民传播文明福

⁸同上，第9页。

泽的历史使命——我在引用葡萄牙宪法的语言——而它的心目中毫无肮脏贪婪的动机，那么倘若葡萄牙能给当地人民以自由，从而受到海外领土或省份的人民的长久的感谢和尊重；倘若把当地人民教育到能够独立的地步，从而使他们永远同葡萄牙保持如用“钢箍箍起来的”那种关系，这岂不是更高尚，也更有益吗？

54. 这并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这是当代历史的事实。这也是危机迫在眉睫的预兆。我恭请葡萄牙要认清这种预兆，同时也要效仿它的伙伴们在这方面的榜样。

55. **法拉先生**（约旦）：这次会议是在联合国三十一个会员国的要求之下召开的，目的是再一次审议葡管领土的形势。

56. 一九六三年七月本安理会断定这些领土的局势严重地破坏着非洲大陆的和平与安全。它呼吁葡萄牙火速地执行措施以达到按照人民的愿望立即给予这些领土独立的目的〔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通过的另一个决议〔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中，安理会对葡萄牙拒不遵从上述决议的行径表示了遗憾。

57.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开罗举行的非洲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⁹也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们对这些领土的日益恶化的形势表示了深切的关心。

58. 一九六四年十月五日至十日，在开罗举行的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会议上，¹⁰这些元首或政府首脑也对葡萄牙顽固拒绝承认在它管辖下的人民的独立权一事表示了严重的关切。

59. 此外，非洲统一组织部长理事会自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九日在内罗毕举行的第四次普通会议上审议了同样的问题，并对葡萄牙公然违抗联合国决议，在该地区加剧殖民战争一事，表示深切的关注。

60. 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宣言执行情况

⁹非洲统一组织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第一届会议。

¹⁰不结盟国家的国家或政府首脑第二次会议。

特别委员会于一九六五年六月十日通过了一项决议,¹¹其中表示坚信葡萄牙的态度构成对非洲大陆和平与安全的威胁。

61. 秘书长向今年九月的大会报告说:葡萄牙在政策上对待联合国的各项决议毫无改变。他说,葡萄牙继续拒绝与联合国合作去履行联合国决议。他进一步说:

“葡萄牙不但不按照大会规定的那样承认当地居民的自决权,反而继续执行把那些领土同葡萄牙在政治经济上进一步一体化的政策。”¹²

62. 此外,我们还听取了利比里亚、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和塞拉利昂代表的发言。发言说这些领土的局势不但不平静,反而比两年前更为危险,更具有爆炸性了。而早在两年前安理会就认为当时的局势威胁着非洲的和平与安全。

63. 这就是目前安理会上讨论的问题的背景。显然,葡萄牙在继续无视联合国各种组织以及地区性的各种组织和其他一些组织的呼吁、劝告和决定。既然如此,那么问题就来了:难道我们要继续通过各种决议,而听任葡萄牙继续拒不执行吗?

64. 我们都听到葡萄牙外长对自决权做了不同的解释。他提出了这样前所未闻的观点:民族自决意味着那三个非自治领地的人民只能同意并遵奉葡萄牙为它们制定的某些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

65. 我们认为民族自决是一种生得权,是合法的权利。它的定义和意义已在联合国大会第十五届会议上通过的著名的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中规定下来了。葡萄牙代表不能随意提出一种新标准来适应他们的殖民政策,迎合他们对管辖下的三个地区的剥削态度。第一五一四(十五)号决议中对自治权的定义阐述如下:

“所有的民族都享有自决权利,凭着这种权利,他们自由地决定自己的政治地位,自由地从事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发展。”

¹¹见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届,附件,议程项目23补编(A/6000/Rev.1),第五章,第430段。

¹²同上,补编第1A号,第8节。

这个定义已被安全理事会在它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一日的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中所确认。

66. 不仅如此,由于履行了这一权利,联合国中的大多数会员国获得了独立,其中许多国家恢复了它们的国家地位。我们现在审议的那三部分领土不是而也不能是这条规律的例外。葡萄牙不能够把一个已被压倒多数的联合国会员国所拒绝的定义强加于人。请问:在当今这独立和解放的时代,我们还要为适应葡萄牙政府的需要再去创造一个民族自决的新概念吗?民族自决的概念不是早已应用于所有邻近的非洲国家了吗?这个同一概念不是照样适用于正在为独立而斗争的地区的所有民族吗?难道我们要做出一个应用于英国属下领土的解释,再做出一个应用于比利时属下的领土的解释,又再做出一个应用于葡萄牙统治下的各地区的解释吗?否!我们的宪章里只包含着一个毫无例外地应用于所有民族和所有地区的原则。

67. 葡萄牙外交部长在他的发言中,否认了归咎于葡萄牙政策的所有指控。他花费了不少时间说明葡萄牙政策的有益方面。依他的看法,非洲国家是看不到这些的。我们认为葡萄牙外长要自我辩护是极其困难的。无论是在联合国,在地区组织,在最高级会议上,还是在其他政治团体中,葡萄牙政府的政策都得不到支持,我认为这一定是葡萄牙的政策出了问题。而葡萄牙政府应该深思、复查并加以纠正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不相信世界上所有的组织都是错误的,而唯独葡萄牙是正确的。

68. 葡萄牙外长告诉我们,非洲国家谈到合作时,他们“指的是执行他们的建议和实现他们的理想所必需的合作”。我们的回答是“否”。因为我们都知道,那些建议正是联合国的建议;那些决定正是安理会的决定;而那些理想也都正是包含和体现在联合国宪章内的理想。

69. 坐在我身旁的同事马来西亚代表有力地说明了联合国在此问题上的作用,我也无须提到今天上午已充分说明了的这个问题的法律方面。

70. 葡萄牙政府知道,在非洲解放的精神正在觉醒。这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在当今的世界,统治、剥削和扩张无法存在,而合作与共处却大有天地。通

过这种合作和谅解精神，葡萄牙一定能够保护它的合法权益。殖民战争从来不能解决问题，只能制造新的问题。镇压措施决不能制止解放运动，而只能加强人民为取得在世界民族中应有的地位而进行奋斗和牺牲的意志和决心。

71. 葡萄牙同当今时代的精神携手前进，跟上历史而不是落后于历史，犹为未晚。它应跟上明天的世界，而不应守着过去的时代精神。葡萄牙一定要努力按这种方式生存下去。葡萄牙对于非自治领土的政策应当有所改变，尤其是安理会已在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中做出决定，申明：“葡萄牙把它管辖下的领土当做‘海外领土’，当做葡萄牙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政策，是违背宪章原则以及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有关的决议的。”

72. 我们希望葡萄牙政府能够改变它的政策，因为这样的改变是符合它本身的利益的。我们希望葡萄牙能够参加谈判，以便讨论用最快的方式和方法给予该地区各民族自决权。这是使有关各方走向和平合作与友好相处的道路。实际上这也是维护葡萄牙的利益、尊严和威望的办法。然而，如果葡萄牙政府继续无视联合国权威，继续推行镇压和剥削安哥拉、莫三鼻给以及所谓葡属几内亚的政策——非常不幸，事情仿佛正是这样——那么，我们认为安理会有责任采取进一步措施，以保护这些民族的权利。

73. 安理会已经通过了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和第一八三（一九六三）号决议。它呼吁禁运武器、弹药和作战物资。从摆在我们面前的文件和我们所听到的发言中，我们可以看到不是所有的人都充分执行这些决议的。我们认为这是安理会不应忽视的一个严重问题。安理会也可能想要采取其他步骤来保护人民的权利。

74. 在目前的审议阶段，这些就是我国代表团希望在安理会上阐述的观点。

75. **卡拉登勋爵**（联合王国）：在这次辩论中，我只希望简短地谈几句。我非常敬佩地说，这场辩论非常出色，因为发言的水平很高。我不想对那些发言作出比较，但是也许大家允许我专门提一下昨天象牙海岸代表的非凡的发言。他向我们做的讲演不妨称之为

为殖民主义的挽歌。这一演说博学而雄辩、精炼而有力。我也许能这样说，这篇讲演使我们欢欣鼓舞。其他的发言都非常克制和富于建设性，正如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它们表达了极为深切的关注。但我想它们也被一种渴望指导着，渴望看到出现新的和充满希望的主动精神，渴望看到在葡萄牙和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些领土之间建立起圆满而富有希望的关系。

76. 我国政府对于目前安理会所讨论的问题的态度是清楚的。这种态度过去曾多次声明和强调过。所以我无须重复我国政府在安理会或在其他地方多次讲到过的论点了。

77. 我们但愿在葡萄牙对非洲的政策中出现某种新的发展，某种新的主动精神，以及我所讲的某种新的方向。这种新方向必将引起新的评论并给未来带来一些希望。我们深感遗憾的是，事实上葡萄牙过去实行的政策至今始终没有重大的改变，许多人为此也深为遗憾。

78. 我们要再次指出，所需要的是一种新的方向，一种朝着民族自决方向的新行程。最重要的是方向。如果目标是为这样的时刻做准备和订计划，就是说到那时，人民将要决定他们自己的命运并有效地管理他们自己的事务，那么安排时间和制订办法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这确实是从其他地方许多经验中所获得的教训。如果方向对了，那么迟缓一点是可以容忍的。如果方向错了，向前推进只会将事情办得更糟。

79. 采取的步骤和使用的手段可以有种种不同。我们从非洲其他地区所得到的教训是：一旦制定出正确的目标，那么在进行自治的实际准备工作中取得人民的合作，甚至热情，都是可能的。

80. 我们在联合国这儿无须为民族自决权进行争辩。我们现在要求葡萄牙政府所要作的就是应当接受这一原则。一旦这一点做到了，新的准备和合作的领域立刻就打开了，新的希望就会出现，教育和训练的计划就会得到新的推动。政治和法治体验的新机会就会提供出来，民族的愿望就会受到欢迎和鼓励，而且如果其他地方的经验具有指导作用的话，前进的步伐必将加速。人民的利益和志向必须是高于一切的。

81. 我的朋友马来西亚代表举例说明英国人善

于只看事物的光明面，我甘冒这种指责的危险，仍然要说，尽管时间已晚，葡萄牙仍然有机会赢得同它有过长期联系的非洲人民的合作和支持。我高兴地听到突尼斯、马来西亚和约旦的代表都表达了同样的希望。只要下决心接受我们在联合国这里所理解的民族自决的原则，那么，不但目前局势可以得到改变，而且整个未来的前景也可以得到改变。我相信，到头来，葡萄牙和非洲之间的自由交往、友谊和富有成效的经济与贸易交流仍会保持甚至会有所增进。所需要的仅仅是一项决定，即决定接受并宣布民族自决是葡萄牙在非洲的政策目标。如果现在就能采取这个决定，那么整个局势和未来的远景一下子就能得到改变，希望就会复活。

82. 我再次敦劝葡萄牙，为了非洲人民的利益，为了葡萄牙本身的利益，为了维护和平的利益，葡萄牙应该采取这不可缺少的一项决定，即把民族自决作为葡萄牙非洲政策的目标。

83. 现在让我简单地提一下对我国政府的非难。有人暗示说：我国政府多少在支持葡萄牙政府维持他们当前对待海外领地的政策，特别是说联合国提供武器以支持葡萄牙政府这样做。过去我们曾否认过这种说法，今天我乐于再次给予否认。我们清楚地表明过，我们根本不为这种目的向葡萄牙提供武器或军事装备。我们也感到十分满意，葡萄牙在它的非洲领地上没有使用近几年来从英国运往葡萄牙本国的武器和军事装备。因此，我们的政策是符合安理会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的，我们并且据实向秘书长提出了相应的报告。

84. 四年以前，我们就停止向葡萄牙海外领地提供武器和军事装备了。从那以后，我们始终遵循与安全理事会决议一致的政策。联合王国政府目前没有运送任何武器和军事装备，以供在那些领地使用，我们也没有任何运送武器和军事装备的意图，我愿断然否认所提出的这种指责。

85. 有人进一步暗示说，我国政府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联盟的成员，曾以某种方式帮助过葡萄牙在非洲的武装力量。我也愿否认这一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绝无支持葡萄牙在非洲的政策的责任或意图。

无论作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或是单独行动，我国政府都不打算为上述用途提供武器或军事装备。

86. 现在我来谈谈未来。过去葡萄牙同其他非洲国家，实际上，同所有希望葡萄牙的领地和葡萄牙本身都繁荣起来的国家，就已经开始了有潜在价值的接触。我们愿意看到那些接触重新恢复起来，特别是希望非洲国家代表与葡萄牙政府之间的往来能够重新恢复。两年前的那些交往中仿佛有了一些进展的希望。我们认为在这方面的努力应该得到恢复和加强。

87. 我们欢迎葡萄牙外长再次来安理会参加我们的辩论，并向我们阐述葡萄牙确定的实际目标和在实行过程中取得的进展。我们欢迎他所谈的目的——创造“一个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在经济、教育和政治领域内人人都有同样机会得到发展的社会”〔第一二五三次会议，第51段〕。这话是葡萄牙外长昨天在这儿讲的。因为他愿意进行建设性的讨论，他已表明自己是有准备的，甚至是渴望走合作道路的。我们敬佩他的坦率和好意。他昨天的讲话表明，他准备与一切有关方面进一步作出尝试，在就我们所讨论的领地的前途问题上，使他的政府和非洲国家以及联合国的代表建立并保持联系。

88. 我们非常希望能找到葡萄牙外长所说的“新方式和方法”，来建立以葡萄牙政府为一方和以非洲国家和联合国为另一方的彼此之间的建设性的合作。在这方面先前曾经做过一番努力，尽管在当时未获得成功，但它还是可以指出一条路来的。我们认为，正如我已明确指出的那样，根本问题是在这些领地上追求什么最终目标的问题。如果我们希望有可能开辟富有成效的协商和合作的途径，而避免无益的争辩，则这同上述的论点并不是前后矛盾的。

89. 葡萄牙外长的讲话和以下的事实，加强了我们的这一希望：即在教育 and 地方政府方面，尤其是在种族关系方面，葡萄牙在非洲推行的政策已经承认有关领地的人民的利益必须起愈来愈大的作用。确实，我们的论点就是人民的利益和目标应高于一切。

90. 德博斯先生(荷兰)：安全理事会再次全神贯注于一些非洲国家和葡萄牙之间关于葡萄牙海外领地的地位问题的争论。我国代表团高兴地听取了作为

非洲国家代言人的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突尼斯外长以及马达加斯加代表的有克制的、风格崇高的发言。我们也以同等的兴趣听取了葡萄牙外长解释他的国家政策的精练的阐述。我必须说，我和英国代表一样为发言水平之高感到欢欣鼓舞。我们希望有这五位卓越的政治家出席这次安理会，会使我们有成效地讨论我们面前的问题。我们非常希望这一次能使问题的解决有个开端。在这个问题的记录中我们找到了这种希望的根据。以后我还要谈到这一点。

91. 自从联合国成立以来，以前的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就一直在运用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一原则在宪章的条款里提到，并在联合国的实践中长期体现出来，特别是体现在第七四二(八)、第一五一四(十五)和第一五四一(十五)号决议中。除了少数之外，非洲各领地已经一个接一个地取得了独立，并且在目前自己管理自己了。葡萄牙的海外领地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外，因为葡萄牙不承认这种观点，即按照宪章第十一章的意义，这些领地是非自治的。这就是问题症结之所在。

92. 我国政府并不是不知道葡萄牙最近已经在它的海外领地进行了一些政治和社会改革，其结果是进一步分散了中央权利，增加了社会服务，改善了教育设施。我们也并非不知道葡萄牙社会主要是具有多民族的特性。尽管如此，我国政府，正如它以前声明过的，不能承认葡萄牙宪法上关于它的海外领地的那种论点。昨天承蒙象牙海岸代表在他出色的发言中引证了已故的荷兰女王威廉明娜一九四八年发表的声明，说明以前的殖民国家是怎样改变了态度的，并证明正如女王陛下所讲的，“殖民主义是死了”。我国代表团非常感谢他提到这件事。我们一直试图按照这一原则行事。

93. 我们最真挚地希望葡萄牙也仿效其他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的榜样，把民族自决的原则运用到它的全部非自治海外领地上去。这种见解在我国政府按照安全理事会一九六三年七月三十一日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实施部分的第6段对秘书长的一份照会的答复中已经表明了。在那答复中我国政府特别指出：

“荷兰王国政府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给予

葡萄牙政府任何援助，使其能继续执行其目前的海外领土政策。荷兰政府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向葡萄牙提供任何武器和军事装备，以应用于此目的。”¹³

94. 我国政府愿意看到葡萄牙给其海外领地上的居民以机会，以便他们自由表达他们愿意自己的国土享有什么样的地位。从记录上看，我们断定葡萄牙政府在原则上是不反对这种意见的。遵照安理会第一八〇(一九六三)号决议，秘书长在其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的报告中叙述了葡萄牙和一些非洲代表在那年秋季会谈的情况，并且说，“葡萄牙政府对其海外领地上的人民，并没有拒绝应用民族自决权的原则”。¹⁴我国代表团认为，这里似乎可能存在着一个共同的出发点。当然，我们认识到葡萄牙要把民族自决原则限制在“国家的框框”内，或者它无论如何反对这样一点，即执行民族自决唯一可能的结果就是立即实现独立。这后一种意见已在葡萄牙萨拉查总理一九六三年八月十二日的声明中暗示出来了。

95. 然而，我国代表团认为，无论是宪章还是大会关于非殖民化问题的基本决议，还是联合国的实践，都没有把殖民地人民的选择局限于独立；但另一方面，也没有任何理由把选择只限制在“国家的框框”之内。

96. 为了解决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关键和要求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在民主的程序下，进行自由的不受限制的选择。倘使我们目前讨论的领地的人民选择独立，那么无可置疑地葡萄牙将是第一个获益的。葡萄牙虽失掉一个臣民，却可能得到一个朋友。法国和它的前非洲领地之间的友谊，整个英联邦的结构，及葡萄牙本身和它的前殖民地巴西之间的密切关系，这一切都提供了具有现代特点的新型和睦关系的榜样。

97. 安理会现在再一次被要求来努力促进这一争端的解决。我国代表团的意见是，必须通过和平手段找出解决办法。而且按我们的看法，宪章里规定的

¹³见安理会正式记录，第十八年，一九六三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S/5448号文件。

¹⁴同上，第16段。

那些手段还没有用尽。尽管关于这一问题通过的决议至今仍未生效，为此我国代表团深感遗憾，我们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在联合国的赞助下，仍可与葡萄牙重新讨论这一问题。我们继续抱有希望，就是可以说服葡萄牙放弃它在运用民族自决权上所加的种种限制。

98. 依我们看，一九六三年十月在纽约举行的葡萄牙和非洲国家之间的会谈并没有结束。刚才在我之前的发言者提到过这些会谈。秘书长也曾于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向安理会提出过关于这些会谈的报告。能举行会谈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种令人鼓舞的前景。我们愿意看到这些会谈重新开始。如果我对突尼斯国务秘书长的意思理解得正确，我非常高兴地注意到他也不反对恢复会谈。也许可以邀请秘书长从中斡旋，以求恢复会谈。在重新开始会谈之前或在会谈的同时，如果葡萄牙政府能邀请联合国代表访问其海外领地，以便就地获得有关当前局势的第一手材料，那可能是有益的。

99. 关于这一点，我国代表团已及时地注意到

葡萄牙外长的建议。他说安理会应该委派包括一名葡萄牙代表和一名非洲国家代表在内的小组委员会，“去评定一下，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究竟是象有人宣扬的那样来自我方，还是来自他方，并调查在外国领土上的基地、营地和越过边界的渗透活动”〔第一二五三次会议，第50段〕。

100. 我国代表团原则上准备考虑关于小组委员会的建议是否可行。然而，我们感到，这样一个小组委员会或可能建立的其他任何机构的任务，都不应局限于调查对国际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一件事，而应包括民族自决权问题。这个问题，如我试图解释的那样，是问题的核心。

101. 我们相信，在此基础上，大家共同努力，为我们面前的问题谋求一个和平体面的解决办法，还为时不晚。这一解决办法对于葡萄牙、非洲和联合国来说，都是会感到体面的。我国代表团情愿为寻求这样一个解决办法而进行合作。

中午十二时三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استع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